

走过青春



● 天仙配



● 夜豹



● 摆水船



● 晚安

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

入伍前的百家饭

杨逢仪

1969年2月,我来到延安周家湾大队插队。

第二年冬,我在公社征兵中被选中,应征去新疆守卫边防。

延安百姓对部队有特殊的感情。老一辈人都有过送子当红军、拥护红军的经历。令我想不到的是,我的应征入伍又激发了老区人民拥军的热情,再现了老区优良的传统。

尽管是和平年代,尽管在偏僻的小山村,有人被批准参军,仍成为村里的头等大喜事,全村男女老少为之喜笑颜开、激动不已。在本村下乡蹲点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三位老师也被老乡的情绪“感染”了,送我一个扉页题词:“为首都北京争光!为革命圣地延安争光!为北京知识青年争光!”的笔记本,以示鼓励和支持。

淳朴的乡亲,在表达拥护征兵、送别应征人的心情时,统一采取的方式是摆家宴。

从得知我被批准入伍的那一天起,我的窑门前就不得“消停”了。每天一大早,就有人到我住的窑前,隔着窗户对我打招呼:“今天一定到我窑里去吃饭,现在已经开始准备饭菜了。”东家约了西家约,早上约不上,中午约,有的甚至晚上约。各家各户抢着请,

唯恐轮不到自己。

作为来到延安的北京知青,已经习惯了和老乡们一起吃粗粮、喝稀粥、过艰苦的生活。受到如此盛情地招待,真是始料不及。

屋外尽管是寒冬腊月,可一打开老乡家的窑门,满窑蒸气就扑面而来。主家忙招呼我上炕,全家老少的烧火,有的洗菜,有的刷锅,有的拿碗……进进出出,都在忙碌着。仿佛我已经不是这个村里的知青,而是一名光荣的战士了!那喜庆的氛围让我热泪盈眶,永生难忘。

放在炕桌上的油灯被调亮,也有人家把油灯放置在炕边的高处。长辈或主家盘腿坐在炕边,炕桌正中放一个方形木盘,盘内放置了几个碗碟。碟子里盛些葱、芝麻盐、辣椒面、腌韭菜、自制西红柿酱等调味品。主食大多是白面或杂面条,小米捞饭或黄米捞饭。下饭配的臊子多为胡萝卜、洋芋切成的小丁,用油炒后加水熬制而成。菜汤两清,浇在面上,随浇随吃,很是下饭。有一两家还专门捏了饺子。在陕北,饺子原本是过年才张罗的、极奢侈的饭食。

之前在地里劳动时,看到老乡送的饭大多是用谷糠、小米、玉米磨成面,掺合起来蒸

的黑乎乎的糠窝窝,下饭的菜是腌的野菜、酸菜和萝卜条。只有过年时才舍得炸油糕、摊蛋饼、擀面条吃。可为了送我当兵,乡亲们竟做了只有过节时才能吃上的黄米饭、白面条和饺子,真让我不敢相信。

老乡平时没有喝酒的习惯,所以各家都不备酒。主人虽然在不断招呼着我吃饭,但自己却一口也不吃,只是看着我吃。我在饱尝了陕北各色美食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乡亲们热情。

乡亲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但看问题毫不含糊。他们对我说,当兵的政治地位高,待遇不差,现在当兵是享福去了。其实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打消我对军营生活的顾虑。

出发那天,全村出动。小小的山坳里,各家的窑洞外面站满了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都在向我微笑、招手。过路人以为村里有人结婚,纷纷打听是谁家的喜事。队长说:“是比结婚还大得多的喜事!今天,我们要送知青后生去新疆保卫国家哩。”他亲手给我戴上大红花,我饱含着激动的泪水和乡亲们一一握手告别。

走了老远,还能听到老乡欢快铿锵的锣鼓声。

猪口夺粮

王骥

我们在陕北下乡插队的年月,每当到了秋天庄稼成熟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专人看护庄稼,以防范野兔、獾、野鹿和野猪等动物到地里偷吃。

史家岔村地多人少,一共有九百多亩耕地。除了沟里和山坡上种植杂粮,塬上还有耕地种麦子。村中有一条由北向南的小河,小河边的耕地还种了水稻。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让村里的乡亲们一年四季不会断粮,这在牛武公社、在富县,乃至整个延安地区都不多见。

大芋子滩是村里人伐木开荒开垦出来的庄稼地,在村子正北那条沟道里,根据地理位置,我们习惯叫它“后沟”。后沟那片地种的全是玉米,常有各种不同的野生动物出没在玉米地里。而破坏力最强的,要算是野猪了。听老乡讲,野猪这种动物过的都是群居生活,白天不出来,藏在山林里养精蓄锐,晚上成群结队,一家子蹿到玉米地里美餐一顿,盗食为国家准备的战备粮。为了保证战备粮不受损失,村里每天晚上要派两个男劳力去后沟看护玉米,村里人把这项工作叫作“看野猪”。

我们男知青和村里的男劳力一样,被安排晚上轮流去看野猪。看一个晚上的野猪,生产队给记两个工分。队上担心我们知青去了光睡觉不看野猪,所以安排知青去看野猪的时候,总是派一个老乡和一个知青结伴,一同前往。副队长杨新友再三叮嘱我们知青:“千万不能睡觉啊!咱看好战备粮,为

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你们要是睡了觉,战备粮被野猪糟蹋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可就睡不着觉了。”

我第一次去看野猪是和生产组长程海荣一起去的。那天吃完晚饭,我背上自己的铺盖卷,在腰间挎上一把以前去青海带回来的藏刀,拿了一把小镰,跟着他摸黑去了后沟。

一路上,程海荣给我讲野猪是怎么祸害庄稼的。他说:“别看野猪个头矮胖,跑起来可是健步如飞,活动范围特别大,一群野猪能在几条沟里占山为王。偷吃玉米时,野猪个矮够不着上面的玉米棒子,它就咬玉米秆儿,从根部咬,玉米秆断了倒在地上,它再过去吃玉米棒子。这样连吃带拱和打滚,就把一片玉米彻底祸害掉了。”我说:“这野猪也够聪明的!”程海荣说:“为了自个儿活命,山里的动物都聪明着呢,不聪明就得饿死。”

玉米地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小窑洞,那个窑洞大约一米五宽,一米三高三,窑洞的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谷草用来防寒、隔潮、保温。窑洞深两米左右,我们两个把铺盖打开,正好铺满那个窑洞的地面。我们在铺盖上躺下,可能因为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很快就睡着了。

刚睡着不久,我被程海荣的惊叫声吵醒了,只见他趴在窑洞的地上,脸朝外,把两只手呈喇叭筒状放在嘴前“欧嗤、欧嗤”地大声喊叫着,像是在学什么动物的叫声。随后,

他扭过脸压低声音对我说:“野猪来了。”说话间他坐了起来,冲着玉米地又喊叫了起来。我也听到了玉米地里一片嘈杂声。看到程海荣大声吼叫,我也扯着嗓子“嗷、嗷”地喊了起来。程海荣说:“你这喊声不对,你再把狼给招来,你得这样喊——‘欧嗤、欧嗤’。”我照着他的叫法“欧嗤、欧嗤”地大声喊,玉米地里的嘈杂声越来越大,一阵紧似一阵。我左手拿起登山镐,右手拔出藏刀,想走出窑洞和野猪大干一场。程海荣见状一把揪住了我,说道:“千万不能出去,这群野猪数量不少,你看这动静,可能有大家伙,万一它们向咱们冲过来,咱们可就没命了!咱们就在这儿吓唬它们。”他顺手拿走了我的登山镐,用它使劲敲着他手中的那把小镰,两个硬家伙互相敲击发出一阵阵金属碰撞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中,显得格外清脆而响亮。我右手紧握藏刀,左手卷成一个筒状继续“欧嗤、欧嗤”地喊着,玉米地里的嘈杂声时高时低,时远时近,慢慢地,开始变小了。可能刚才喊的声音太大了,嗓子还真有点干,想喝口水,可没地方找水去。秋天的玉米秆儿也是干的,里边没有水分了,所以只能忍着了。程海荣看到我口干舌燥的模样,鼓励我说:“再忍一下,天亮了。”

我们又使劲喊了一阵,那片窸窣作响的嘈杂声渐渐远去,我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睛一直等到天麻麻亮,收拾起被褥回知青点了。

打牙祭

姚丹

刚到生产队的那一年,真是没少挨饿。

陕北是个靠天吃饭的苦地方,老乡的日子不好过。刚走出家门的我们都不会做饭。可要在农村生存,就必须学会蒸玉米面窝窝。因此,我们蒸玉米面窝窝的时候就遇到了两大难题。一个是不会烧土灶,经常烟火大小不给力。我们又急着上工,常常把玉米面窝窝蒸得半生不熟就吃了。另一个是掌握不好用碱的剂量。碱放多了,玉米面窝窝就成了棕色,苦涩难咽;碱放少了,玉米面窝窝就酸得倒牙。

那时候,由于蔬菜稀缺,我们只能顿顿吃盐水熬萝卜。肚子上的油水刮得精光,经常饥肠辘辘。劳动休息时,我们常常围在一起回味在北京吃过的美味佳肴:红烧狮子头、红焖肘子、红烧排骨、红烧鸡块儿……“馋咬舌头瘦咬腮”,有人吃饭时直咬舌头,实实在实在在想吃肉了。

那时候,饿得撑不住了,有的知青就走几十里山路进城,到饭馆大吃一顿。那时,延安城里的饭也不怎么样,但总有点油水,能够解解馋。有的知青就和老乡套近乎,在老乡家蹭上一顿午餐;有的知青让家里寄些零食,改善改善。

我从小爱吃甜食,常常跑到河对面的供销社看有没有可以解馋的东西。供销社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购物点,在这里,我发现了一种样子难看粗糙、价格还能接受的散装饼,就买了半斤打算尝一尝。

可付款之后,还没离开供销社,我就迫不及待地吧一个饼塞进嘴里,却吃出了一股煤油味。

“怎么一股煤油味?”我忙问售货员咋回

事。

“农村点煤油灯,哪能没有煤油味儿?”售货员理直气壮地反问我。

“没别的东西可吃,那就吃它吧!”回到窑洞,我把它悄悄锁在箱子里。实在又饿又馋的时候,拿出几片打牙祭。吃完了再去买半斤。管它有没有煤油味儿,饿了馋了,吃什么都是香的。

记得有一次,知青集中到公社开会。公社中午管一顿饭,老乡熬了几大铁锅玉米饭。我们知青就着老乡家腌的碎菜,顿时觉得可吃到一顿正经饭了,真香呀!我们知青都狼吞虎咽,盛了一碗又一碗。老乡看得都傻眼了,有人说:“这是怎么了?咋把娃娃们饿成这样了?真是!慢点,别急,还有呢。”不一会儿工夫,几大锅玉米饭被“洗劫一空”。这顿饭令我们回味无穷。

我们队的一个女知青不知从哪儿搞了一个泡菜坛子,用水萝卜做了一坛泡菜。吃黄米饭时,我们就着泡菜,那叫一个香!十几个人一天就把一坛泡菜吃光了,这位女知青又赶紧再泡了一坛。

不过那时候再饿、再苦、再累,我们都自己扛着,给家里写信一概报喜不报忧,让家里放心。第二年,我们有了自己劳动的果实,分到了各种杂粮。我也学会了蒸玉米面窝窝、捞黄米饭、压馅烙、打凉粉、腌酸菜……北京干部姚正秉是北京某副食公司经理,有一手做黄酱的绝活,他给我们做了一大盆黄酱。在缺肉少油的日子里,小米饭拌黄酱,玉米面窝窝抹黄酱,菜里放黄酱特别提味。我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后,和老乡的关系更亲密了,每逢节气,都

会被老乡们叫去吃。

农历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家家户户炒豆豆,有的是炒面疙瘩,有的是炒小麻子籽,娃娃们这一把那一把地送给我。

清明节,刷荞面煎饼是个技术活,没两下子是刷不好的。一张薄薄、半透明的煎饼,卷上绿豆芽、土豆丝,沾上蒜汁,绝对好吃。有时我会同时被几家人邀请,如果你不去会被视为瞧不起人家,所以必须应酬。于是就一家尝一张,一会儿就吃饱了。

清明时节,陕北还有捏面花的习俗。和一半生面一半熟面捏出各种小动物,蒸熟后不会变形,点上红绿颜色,成了艺术品。老乡用麻绳把一个个动物形状的面花和一颗颗红枣串成一串送给我们。我们舍不得吃,就挂在门框上或墙壁上风干,几年都不坏。

端午节,家家户户包粽子,婆姨们教我陕北粽子的包法,我教她们北京粽子的包法,煮出来之后互相赠送。中秋节,老乡自己做的月饼酥而不腻,比市场上卖的都好吃。每个知青都会收到老乡送的热乎月饼。所谓吃饱饭不想家,我们都写信告诉各自的爸妈:“老乡对我好着呢,放心吧!”

春节前夕,家家磨面蒸馍馍,发黄米面炸油糕、炸油馍馍,磨豆子做豆腐,泡豆子生豆芽,自己酿米酒,杀鸡宰猪……好不热闹。我们又能挨家挨户吃饭打牙祭了,很不能把好吃的东西统统塞进肚子里。因为过完春节,农村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那时候,肚子又该提出抗议了!